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四千九十六

史部

晉書卷六十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七

溫嶠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愔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弟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

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
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二品司徒辟東閣祭
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
禮之請為叅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
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
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
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
社稷絕祀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

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哀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鮑之才而明公有桓公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係望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

求反命不許會琨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除散騎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司八坐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讐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

受命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宮深
見寵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
有弘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
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
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鞶諫曰
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
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
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

親而倚之甚為王敦所忌因請為左司馬敦阻兵不朝
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
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
入輔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
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
不讐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
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
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

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

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構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

崔衍以挫其鋒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
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
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
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
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叅佐禁固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
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踈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
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
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為大逆

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
羊曼劉楨蔡謨郭璞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
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
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
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
帝從之是時天下凋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
論時政之所先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一曰祖約退舍壽
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

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

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其二曰一

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

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

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

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

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

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

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
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
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於事為便其四曰
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
卿蒞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
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尚又荒殘方之
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
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

或同在一城可并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
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
粢盛舊制藉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
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
官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
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
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
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

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議奏多納之
帝疾篤嶠與王導郗鑒庾亮陸曄卞壺等同受顧命時
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
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咸和
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
有惠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
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
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

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
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
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
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
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
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
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
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勲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結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實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

曰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
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
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
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
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
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
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刼辱子
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

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
今躬率所統為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
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
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
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
陪隸恥君之辱按劒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
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
小吏耳登壇嘔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

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
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饑
乏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
邑其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為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
忌剋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
表興義以抗其前彊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
空懸內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
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勲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

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
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
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
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
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
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
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
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

為令德為仁由己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時陶侃雖許
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
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
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
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
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
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
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

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
安危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
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
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
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
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
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
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

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刑近日来者不可忍
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
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為
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
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
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
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
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

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
杖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
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
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
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
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
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
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殄賊

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

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
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
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
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
峻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
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
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
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將匡術以臺城

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
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
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
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
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
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
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

留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
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至牛渚磯水
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
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
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
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
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曰朕以眇身
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

稷危逼惟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
寇之縱暴倡率羣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
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勲著八表方賴
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
夫褒德銘勲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
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
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勲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
二帝陵之北陶侃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

勲義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
別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
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
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沒黃泉追恨國恥
獎臣戮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
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
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
便載喪還都詔葬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

始安夫人卽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黃門侍郎以貧求為交州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賤曰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叅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惠將征林邑交趾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阻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鑒叔父隆

邈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玄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迹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叅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苟晞檄為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

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迴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
寇難鋒起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實先求交於鑒
鑒不許至是實於午營來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實曰
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實大慙而退午
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為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
歸鄉里于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
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
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歸依仁德

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舉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
山元帝初鎮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兗州刺史鎮鄒
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為兗州各屯一郡
以力相傾闔州編戶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
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鷺而食之
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兗
州諸軍事永昌初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
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內外危逼謀杖鑒為外援

由是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假節
鎮合肥敦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
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
豈勝湍武秋邪鑒曰儼人必于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
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
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
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
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

可偷生屈節覲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黨與譖毀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却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都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

以算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
往年之暴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剋且賊無
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
謀猷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
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
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
敦佐吏鑒以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
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迷亂之

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幾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為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駁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朝臣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而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

道卞壺溫嶠庾亮陸曄等竝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
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
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
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為司空
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
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
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

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
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
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羣后致討義
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
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
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
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
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

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
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
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進鑒都督揚
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軍將軍虞潭皆受鑒
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
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
虔亭三壘以距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
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叅軍曹納以為大業京

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
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
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彊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
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
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
遣叅軍李閔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
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
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

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慙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

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

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
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愛養
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兗州刺史公
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為
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
持節護喪事贈一依溫嶠故事冊曰惟公道德沖邃體
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為世表歷位內外勲庸彌著乃者

約峻狂狡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勲
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
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不
揚徽劭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
寵榮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
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
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
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苦心喪三年二子愔曇

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將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徵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將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為長史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閔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

許恂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絕穀修黃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十許年間人事頓絕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彪等薦恂以為執德存正識懷沉敏而辭職遺榮有不拔之操成務須才豈得遂其獨善宜見徵引以叅政術於是徵為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沖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內史大司馬桓溫以恂與徐兗有故義乃遷恂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

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帝踐阼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獎殷勤固辭不起大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空謚曰文穆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

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
愔又好聚歛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
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溫辟
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為叅軍溫英氣高
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
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叅
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
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恒云京口酒可

飲兵可用深不欲惜居之而惜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
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
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愔為
會稽太守溫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與
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
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
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溫不從遂引軍
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溫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

不戰運道又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舍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僂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

此大限閔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慙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曰明公既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內豈不可深思哉溫既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盱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

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常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恒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穆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慙為弊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

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友皆一時美秀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死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衆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展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

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為一時之雋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

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胤齊名累居清顯領宣城内史入補丹陽尹劉毅鎮江陵請為南蠻校尉假節與毅俱誅國除

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

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為撫軍引為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苟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子恢嗣

恢字道胤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恢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為

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恢為梁秦雍司荆揚
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
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初姚萇將竇衝來降拜
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州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
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為左丞相徙
屯華陰河南太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靜戍皇天塢
以距之衝數來攻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
衆次湖城討衝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

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
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
存自為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為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
北可平孝武帝以為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
沒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為河南
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
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
史王正肩率衆出子午谷以為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

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彊盛
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
拓跋珪戰于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玄殷
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犄角玄等襄陽太守夏侯
宗之府司馬郭毘並以為不可恢皆殺之既而玄等退
守尋陽以恢為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
道殺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
軍子循嗣

隆字弘始，寒亮有匪躬之節。初為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為百寮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為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為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為散騎常侍。倫之篡也，以為揚州刺史。寮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為趙王掾，諸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

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
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
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令何施隆曰我
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
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
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
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
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

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邃為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為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真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尚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楔窳千羣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室揚名本

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祇赴
國屯信誓盟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皇輿從
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徽
儒雅柔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璧方回踵武奕世登
台露冕為飾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歟愛予云亡
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義之風矣

贊曰太真懷貞勤宣乃誠謀敦翦峻奮節摘名道徽忠
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慙雅正

晉書卷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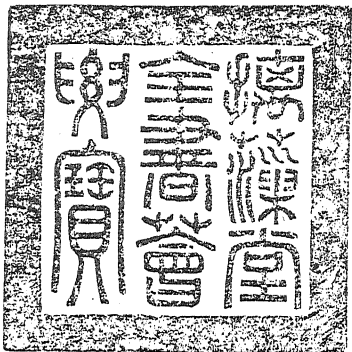
謹案卷六十六第七頁後五行臻弟與刊本與訛
與今改

第八頁後八行奈何與小人共載刊本共訛其今
改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刊本仗
訛使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卷六十七第十七頁前七行相與資贍刊本贍訛
贍據北監本改

第二十七頁後八行費百金而不吝刊本吝訛足
據北監本及毛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邱庭濬

謄錄監生臣呂永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六十八

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_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十七

史部

晉書卷六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八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爲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
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侍郎太子
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例

拜爲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
謂友人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
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
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
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
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
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
免齊王問名爲大司馬主簿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

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罔長史
葛旟曰以顧榮爲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
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
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
可轉爲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
白罔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
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
爲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

耳及問誅榮以討葛旃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

沙王又爲驃騎復以榮爲長史又敗轉成都王穎丞相

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

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常侍

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爲軍

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

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爲列郡收禮豪傑有

孫氏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

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
亂胡夷內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
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
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
勲效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
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
散蒂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
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

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
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旣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
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
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
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
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發橋斂
舟於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
散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

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旣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幾榮上牋諫曰昔文王父子兄弟乃有三聖可謂窮理者也而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哉誠以一日萬幾不可不理一言蹉跌患必及之故也當今衰季之末屬亂離之運而天子流播豺狼塞路公宜露營野次星言夙駕伏軾怒蛙以募勇士懸膽於庭以表

辛苦貴嬪未安藥石實急禱祀之事誠復可修豈有便
塞叅佐白事斷賓客問訊今彊賊臨境流言滿國人心
萬端去就紛紜願沖虛納下廣延僞彥思畫今日之要
塞鬼道淫祀弘九合之勤雪天下之恥則羣生有賴開
泰有期矣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言陸士光貞正
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
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
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沉

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腹心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

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爲衆率先忠義奮發
忘家爲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勲
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
帷幕密謀叅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
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
方嶽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
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衆無一
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

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旣殄高尚成功封
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
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彊弱不同優劣亦異
至於齊府叅佐扶義助彊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
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
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
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
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元及帝爲晉王追封爲公開國食
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
慟旣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
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祿
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
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曰昔三代明王啓建洪業

文質殊制而令名一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
莫若敬殷人草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
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
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自
無聖王人散久矣三代之損益百姓之變遷其故可得
而聞邪今將反古以救其弊明風以蕩其穢三代之制
將何所從太古之化有何異道瞻對曰瞻聞有國有家
者皆欲邁化隆政以康庶績垂歌億載永傳于後然而

俗變事弊得失隨時雖經聖哲無以易也故忠弊質野
敬失多儀周鑒二王之弊崇文以辯等差而流遁者歸
薄而無款誠款誠之薄則又反之於忠三代相循如水
濟火所謂隨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羲皇簡朴無爲而化
後聖因承所務或異非賢聖之不同世變使之然耳今
大晉闡元聖功日躋承天順時九有一貫荒服之君莫
不來同然而大道旣往人變由久謂當今之政宜去文
存朴以反其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又問在昔哲

王象事備物明堂所以崇上帝清廟所以寧祖考辟雍所以班禮教太學所以講藝文此蓋有國之盛典爲邦之大司亡秦廢學制度荒闕諸儒之論損益異物漢氏遺作居爲異事而蔡邕月令謂之一物將何所從對曰周制明堂所以宗其祖以配上帝敬恭明祀永光孝道也其大數有六古者聖帝明王南面而聽政其六則以明堂爲主又其正中皆云太廟以順天時施行法令宗祀養老訓學講肄朝諸侯而選造士備禮辨物一教化

之由也故取其宗祀之類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壁則曰璧雍異名同事其實一也是以蔡邕謂之一物又問庶明亮采故時雍穆唐有命旣集而多士隆周故書稱明良之歌易貴金蘭之美此長世所以廢興有邦所以崇替夫成功之君勤於求才立名之士急於招世理無世不對而事千載恒背古之興王何道而如彼後之衰世何闕而如此對

曰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
庸則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
文攜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垂
勲百代先王身下白屋搜揚仄陋使山無扶蘇之才野
無伐檀之詠是以化厚物感神祇來應翔鳳飄颻甘露
豐隆醴泉吐液朱草自生萬物滋茂日月重光和氣四
塞大道以成序君臣之義敦父子之親明夫婦之道別
長幼之宜自九州被八荒海外移心重譯入貢頌聲穆

穆南面垂拱也今貢賢之塗已闔而教學之務未廣是以進競之志恒銳而務學之心不修若闢四門以延造士宣五教以明令德考績殿最審其優劣厝之百僚置之羣司使調物度宜節宣國典必協濟康哉符契往代明良來應金蘭復存也又問昔唐虞垂五刑之教周公明四罪之制故世歎清問而時歌緝熙姦宄旣殷法物滋有叔世崇三辟之文暴秦加族誅之律淫刑淪胥虐濫已甚漢魏遵承因而弗革亦由險泰不同而救世異

術不得已而用之故也寬剋之中將何立而可族誅之
法足爲永制與不對曰二儀分則兆庶生兆庶生則利
害作利害之作有由而然也太古之時化道德之教賤
勇力而貴仁義仁義貴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三皇結
繩而天下泰非惟象刑緝熙而已也且太古知法所以
遠獄及其末不失有罪是以獄用彌繁而人彌暴法令
滋章盜賊多有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叔世道衰旣
興三辟而文網之弊又加族誅淫刑淪胥感傷和氣化

染後代不能變改故漢祖指麾而六合響應魏承漢末
因而未革將以俗變由久權時之宜也今四海一統人
思反本漸尚簡樸則貪夫不競尊賢黜否則不仁者遠
爾則斟參夷之刑除挾誅之律品物各順其生緝熙異
世而偕也又問曰夫五行迭代陰陽相須二儀所以陶
育四時所以化生易稱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象之作
相須之道也若陰陽不調則大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廢
則萬物不得獨成此應同之至驗不偏之明證也今有

溫泉而無寒火其故何也思聞辯之以釋不同之理對
曰蓋聞陰陽升降山澤通氣初九純卦潛龍勿用泉源
所託其溫宜也若夫水潤下火炎上剛柔燥濕自然之
性故陽動而外陰靜而內內靜柔弱以含容爲質外動
剛直以外接爲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
剛施柔受陽勝陰伏水之受溫含容之性也又問曰夫
窮神知化才之盡稱備物致用功之極目以之爲政則
黃羲之規可踵以之草亂則玄古之風可紹然而唐虞

密皇人之開網夏殷繁帝者之約法機心起而日進淳
德往而莫返豈太樸一離理不可振將聖人之道稍有
降殺邪對曰政因時以興機隨物而動故聖王究窮通
之源審始終之理適時之宜期於濟世皇代質朴禍難
不作結繩爲信人知所守大道旣離智惠擾物夷險不
同否泰異數故唐虞密皇人之網夏殷繁帝者之法皆
廢興有由輕重以節此窮神之道知化之術隨時之宜
非有降殺也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

其年除鄢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
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
郎與榮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
沌之時矇昧未分日月含其輝八卦隱其神天地混其
體聖人藏其身然後廓然旣變清濁乃陳二儀著象陰
陽交泰萬物始萌六合闢拓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夫兩
儀之謂以體爲稱則是天地以氣爲名則名陰陽今若

謂太極爲天地則是天地自生無生天地者也老子又云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以資始冲氣以爲和原元氣之本求天地之根恐疑以此爲準也瞻曰昔庖犧畫八卦陰陽之理盡矣文王仲尼係其遺業三聖相承共同一致稱易準天無復其餘也夫天清地平兩儀交泰四時推移日月輝其間自然之數雖經諸聖孰知其始吾子云矇昧未分豈其然乎聖人人也安得混沌之初能藏其

身於未分之内老氏先天之言此蓋虛誕之說非易者之意也亦謂吾子神通體解所不應疑意者直謂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無復外形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向可謂近之古人舉至極以爲驗謂二儀生於此非復謂有父母若必有父母非天地其孰在榮遂止至徐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爲安東將軍引

爲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
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
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內史
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
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
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
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
役機神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爲

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虛廢神器去晉于今二載梓宮未
殯人神失御陛下膺錄受圖特天所授使六合草面遐
荒來庭宗廟旣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
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
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已謝天下
耳而欲逆天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
將來豈得救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
大業者惟理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

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
陛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
位此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
宗廟無主劉石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欲高讓於東
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況大人
與天地合德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
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坐上應星宿
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轉尚書上

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
疏曰臣疾疢不痊曠廢轉久比陳誠款未見哀察重以
尸素抱罪枕席憂責之重不知垂沒之餘當所投厝臣
聞易失者時不再者年故古之志士義人負鼎趣走商
歌於市誠欲及時效其忠規名傳不朽也然失之者億
萬得之者一兩耳常人之情貪求榮利臣以凡庸邂逅
遭遇勞無負鼎口不商歌橫逢大運頻煩饗竊雖思慕
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衆疾

廢頓僵臥救命百有餘日叩棺曳衾日頓一日如復天
假之年蒙陛下行葦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
無由復廁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胸腹冰冷創
旣不差足復偏跛爲病受困旣以荼毒七十之年禮典
所遺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
臣之職掌戶口租稅國之所重方今六合波盪人未安
居始被大化百度草創發卒轉運皆須人力以臣平彊
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

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以天慈使官曠事滯臣受偏私之宥於大望亦有虧損今萬國草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誠非古今黜進之急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赦惟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時銓俊又使官修事舉臣免罪戮死生厚幸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却鑒據鄒山屢爲石勒等所侵逼瞻以

鑒有將相之材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曰臣聞
皇代之興必有爪牙之佐干城之用帝王之利器也故
虞舜舉十六相而南面垂拱伏見前輔國將軍郅鑒少
立高操體清望峻文武之略時之良幹昔與戴若思同
辟推放荒地所在孤特衆無一旅救援不至然能綏集
殘餘據險歷載遂使凶寇不敢南侵但士衆單寡無以
立功旣統名州又爲常伯若使鑒從容臺閭出內王命
必能盡抗直之規補衮職之闕自先朝以來諸所授用

已有成比戴若思以尚書爲六州都督征西將軍復加
常侍劉隗鎮北陳旌鎮東以鑒年時則與若思同以資
則俱八坐况鑒雅望清重一代名器聖明以至公臨天
下惟平是與是以臣寢頓陋巷思盡聞見惟開聖懷垂
問臣導冀有毫釐萬分之一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
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
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
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

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敬憚之瞻以久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冊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

喪事論討王含功追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默少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翫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鴻太常薛謙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陽太守沛國武嘏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義臨終託後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

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
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
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爲侍中避
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曾祖齊仕吳爲名將祖景滅賊校
尉父邵中書令爲孫皓所殺徙家屬邊郡循少嬰家難
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高厲童叟不羣言行進

止必以禮讓國相丁又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
除陽義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
葬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
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
薦循曰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
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州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
簡曠器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
悴訥歸家巷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己居在遐

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賓州黨愚智所為
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
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土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
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戶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
荊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
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
此乃衆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
乞蒙簡察久之召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

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別帥石冰略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杭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為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卽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

為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又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繫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內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

越命爲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
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疏十餘上帝遺之
書曰夫百行不同故出處道殊因性而用各任其真耳
當宇宙清泰曩倫攸叙隨運所遇動默在已或有遐棲
高蹈輕舉絕俗逍遙養和恬神自足斯蓋道隆人逸勢
使其然若乃時運屯弊主危國急義士救時驅馳拯世
燭之武乘縋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
卷舒合道乎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

飡服玄風景義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筆而造
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諸夏
分崩皇居失御黎元荼毒是以日夜憂懷慷慨發憤志
在竭節耳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旣登巢許獲
逸至於今日所謂道之云亡邦國殄悴羣望顒顒實在
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想達者亦一以貫之
也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叅
軍沈禎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及帝

承制復以爲軍諮祭酒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輦疾至
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
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廷
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
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
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闓聞
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爲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
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

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侯恒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惰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

至困代易有期按漢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
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劫彊多不
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
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
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
卽位徵爲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爲侍中道險不行以討
華軼功將封鄉侯循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
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

寡德忝當大位若涉巨川罔知所憑循言行以禮乃時
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幾疾患有素猶望
臥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非以
讓爲高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
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
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爲世
則潁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循議以爲禮兄
弟不相爲後不得以承代爲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

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
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
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
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茲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
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
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
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
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爲一世而上毀二爲一世今以

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橫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旣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旣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諡

於太廟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毀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旣滿終應別廟也以今方之旣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

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爲三昭三穆並
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
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
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旣云豫章先
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爲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
高祖以上三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
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
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

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之於循
循輒依經禮而對爲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
曰循冰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
形而已屋室財庀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爲慨然其賜六
尺牀薦席褥並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
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
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己爵加父帝納
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廢頓臣

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帝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

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
皇太子追送近途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
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
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
暇輒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
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

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
虞預稱美之送以示循循報書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
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
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聞處舊黨之
中好有謙沖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
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
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姿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
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

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龐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稱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叅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鈎沉，更撰吳越春秋並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祖綜仕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
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
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雋初入
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
府除比陽相莅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
司空東海王越引為叅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
為安東將軍以為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

以上佐祿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為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煢在疚靡所諮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諮有德太宰西陽王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司空

卽丘子體道高邈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
安陽鄉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宗親尊賢先帝所重
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是歲卒詔曰太
常安陽鄉侯兼履德冲素盡忠恪已方賴德訓弘濟政
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嘉茲榮寵及葬屬王敦作
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顯先兼
卒無後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輿夢想羣材共康庶績
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邦
政典憲資其刊輯帷幄貯其謀猷望重搢紳任惟元凱
官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材能斯至而
循位登保傅朝望特隆遂使鑾蹕降臨承明下拜雖西
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贊曰彥先通識思遠方直薛旣清貞賀惟學植逢時遇
主搏風矯翼

晉書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九十八

史部

晉書卷六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祕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内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意帝

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為府將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

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
官削侯爵顓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
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
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為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
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為
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
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
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緯文經武割

符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褻求賊污舉頑用器
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
喪亡不復追貶愚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
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褻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
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
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為民錄妾還本顯證惡
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
恣一請叅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

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
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
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
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
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蒸荒
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史淳于
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
尺五寸百姓誼誨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

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
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為枉
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
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
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
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
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
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

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
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
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
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
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
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
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
隗劾嵩兄顗曰顗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

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為兇
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訕嚇百姓誼譁虧損
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
加貶黜以肅其違顛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
鄉侯尋代薛兼為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為元帝所
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
萬幾祕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
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

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
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
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
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
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
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
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
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

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為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為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叅軍及季龍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為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議叅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真朝廷空虛以波為建威

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
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
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
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為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
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
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為仁君道以惠下
為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
被蒼生勲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

歷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已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
重勤王之業艱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不懷委
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
廟集胡馬之跡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
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於已墜紐絕維
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
保大定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
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

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
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
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
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諱往者
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
日計之功收歲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
雋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應而鈞臺之詠弗聞景
亳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

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
必踈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
不然此風旣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
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
者以為奉公共相讚白者以為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
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因疲倦
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
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

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為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
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
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
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
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
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
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
時乞職者以家弊為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為施古者

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
乃貪汚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
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
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
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
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
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暫迴聖恩大詢羣后
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

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
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匪躬之
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
之眷恩隆累世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
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息望達愚情氣
力憊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
初為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
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

先我所不鮮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
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
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箏而吹之為出塞入
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
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為閩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
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
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為名流
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

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劬族子黃老太元中為尚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協

子彞

彞子達

刁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為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叅軍長沙王又驃騎司馬及東嬴

公騰鎮臨漳以協為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為河南
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
帝卽位徵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
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
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
稟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
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
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

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為兵
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
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
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
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
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
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
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

後周顥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
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
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
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
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為責
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為國刑將何以
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
慮深崇本以協為比事由國計蓋不為私昔孔寧儀行

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
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為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
寇非為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
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
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尚如此
乃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
致令刁氏稱冤此乃為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
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知之明聖朝不

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
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
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
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
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
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
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為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
一致萬幾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

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為失舜不為非何必前世所廢便
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
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
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
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
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為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
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感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
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

筵郭璞等並亦非為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皆見褒
贈刀令事義豈輕於此乎自頃員外散騎尚得追贈況
刀令位亞三司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
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為一人之身壽終則蒙
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為臣之節乎宜
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
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刀令麤麤剛
多怨若以貴也刀氏今賤若以富也刀氏今貧人士何

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
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
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
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
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
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
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

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
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
卒於官子達字伯道達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
歷顯職隆安中達為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
為始興相弘為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
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
達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
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

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達在歷陽執劉裕叅
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
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達棄城而走為下人所執斬於石
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為給事中尋謀反
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為京
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
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

弟邈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
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閒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
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
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
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
劒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
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
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

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
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
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
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
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
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
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
遣若思就京與語旣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

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

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叅軍呂猗昔為臺郎有

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為尚書惡其為人猗亦深憾焉
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
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為將來之憂
耳敦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
之若思素右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
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
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

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為征南軍司于時凡
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
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
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
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
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
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
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

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
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
霸主有肝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於中原
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
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圖讖
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
文遭亂尚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

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又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奪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喪道久，人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告始，萬物權輿。

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督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奉誦明令慷慨下風謂宜以三時之隙漸就修建䟽奏納焉於是始脩禮學代劉隗為丹陽尹王敦作逆加左將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邈坐免官敦誅後拜尚

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謚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顗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歎曰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不敢顯其才辯顗從

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顓顓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
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
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為鎮軍將軍以
顓為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
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人
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顓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
兵救之故顓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
曰顓雖退敗未有莅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

從帝召為揚威將軍兗州刺史顓還建康帝留顓不遣
復以為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
之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
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顓上疏讓曰臣退
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
遂忝顯任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
管銓衡外忝傳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
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

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祛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往意不宜冲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譙羣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

固知不至于死尋代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
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顗
叅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
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懽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誠也顗
必能克已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
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
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
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

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飲各大醉及顓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顓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由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顓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云卿欲希嵇阮邪顓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及王敦構逆溫嶠謂顓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

當無濫邪顓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彊忍很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旣而王師敗績顓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顓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顓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顓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

等勸顓避敦顓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
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顓
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
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
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
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
四顓之死也敦坐有一叅軍擣蒲馬於博頭被殺因謂
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

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
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顓每見顓輒面
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
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敦卒後追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
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
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
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喜飲

酒致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旣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旣得志問導曰周顓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顓三子閔恬頤

閔字子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
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祕
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烈無子以弟頤長子
琳為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並歷卿守琳少子文驃
騎諮議參軍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國
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垂容衆非先王之道也
大連司憲陰候主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玄亮剛

懷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
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
其名以誓師旣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
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
仁凝正處腴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叅豫疇咨及京室淪
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顗招
時論尤其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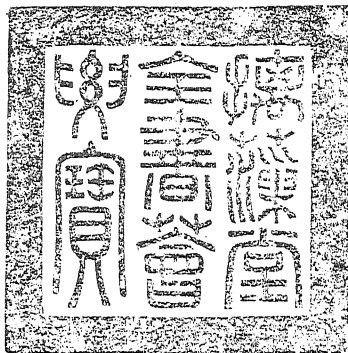
贊曰劉刁亮直志奉興王姦回醜正終致奔亡周戴英

爽忠謨允塞道屬屯蒙禍罹兇慝

晉書卷六十九

謹案卷六十八第十一頁前四行內靜柔弱以含
容為質刊本靜訛性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趙之璧